



皇明文苑卷之九十五

七

志釋寄胡仲申

宋濂

華容孝廉與廣平文學遇于神明之臺孝廉問曰予締子交已越二紀其貌固狎其志則未之聞也子能為我揚摧古今而釋之乎文學曰走也不敏長自崑穴鶴毳編襦土芝緼食動趾踉蹠發辭讓吃忽挾緗縹去歷都邑見者大嘍指為木刻錯愕周章無地寄迹獨孝廉煖我以溫頰前我以重席迫我以三古之芳猷期我以九能之至域拜孝廉之貺厚矣孝廉有問敢對以臆寓形霄壤不翅蔑象時幻歲遷雷滅鳥空唯極所適其樂則鴻出游大澤才騫氣雄鼻尖出火耳後生風金張前驅許史後

從牽黃臂蒼箴矢韞弓仰落雙鷗俯搯長熊毛血旁灑塵坐四
封入據邃館庭實惟供壘尊旁午豆俎衡從肉腴含春耐暈移
童器周八音律合六同部分立坐筵布西東綠華白台南威紫
衝屬輔奇牙壞質姣容歌喉撼塵舞袖翩龍其有事固日新而
弗足也竊有志焉孝廉能許之乎孝廉曰欲度級敗禮古人
所戒子豈宜蹈之願聞其他

文學曰班生投毫令名煌燿終童請纓其齒甚少不有焯焯孰
潛其燭非勒名於燕然必建標於粵徼軒冕以之蟬聯紳笏以
之姱嫖衛霍擁軫樊陳執燾公子掃門王孫媚竈霜露系乎吹
噓予奪視其愠笑其銳也若孟勞之出骨橈其重也如天球之
鎮周廟天下學士揮汗為雨聯袂成帷吳不仰遺光而企末照

其視處環堵厄藜藿擊壺而越玲倚柱而具嘯卑卑南陽之阱
落落滋泉之釣口心共語影形相弔不亦大有徑庭乎孝廉曰
功高者身危位隆者名喪此衆人之所嗜而君子之所慎也

文學曰神封靈壤作鎮下方會稽衡華沂岱嶽常霍及鑿閭分
布九疆總三條於中區限兩界於外邦他若滄漲蕩浮清翰混
茫包天裹地循環相通溯其間怪偉靡可數詳天孫岳長水伯
瀆宗_叶昂宿寶符之貴玄龜青鯉之章金篋玉策之探日月珪
璧之藏或隱而晦或露而彰走將簡徒御戒樓航濯足於咸池
晞髮於扶桑豁氛埃於人瑕發忠信於天光蒼水之使稷丘之
君庶一問之勺鼎湖而想遺弓履河洛而思聖勳也孝廉曰山
川形勝固足以廓子耳目昌子文辭然非至焉子母徒取則於

太史遷也更請大之

文學曰去聖逾遠學術紛披控名責實禮度是師上下有敘隆殺異宜苛察繳繞弗失絲釐責儉蕙愛上賢右鬼采椽不斷型簋唯土嗇然自守與孔齊軌權事制宜詭行遁辭移陰轉陽入神出奇變化闔闢千目莫窺秉要執本立為經制法無常形事無成勢洞究群情為萬物主儀節或愆峻刑弼之肅如晨霜犯者裂肌伸鞅非到挾之以馳因彼天時以施教令若儀若象測度以定紀綱載明是謂大順食入所寓邦本所資山澤平地相厥攸宜八政之首著于經彛揣摩國紀宣明帝治或合或蕪本末畢具凡有猷為罔越憲制若是喧逐泣歎訊雷震撼乎四極充斥乎九垓溲溲乎海水起立而應龍天飛也或或乎五兵雜陳而神授握機也芒芒乎曠野萬里而列井布棊也走欲徧索其說而試之不識可乎孝廉曰夫子沒而微言絕諸子百氏人殊未有能一之者也

文學曰戡定惟武亦國之程其書漫衍四類是繩陰陽權謀伎巧勢形其目昉列繡繡續續九宮八門六甲五神軍軌兵鈴星式雷經金鷄玉狗風角鳥情制器尚精動合神機冑鎧羅陳戈戟交施渠答距堙鴛冥扶胥象車雀杏行馬飛鳥武衡大櫓驩耳長安雲火萬炬渾脫全驅策全器良其用益張營察六形旂按五方天地定位風雲流行龍虎騰趨鳥蛇翼驥正正奇奇巍巍堂堂赫赫赭赭稜稜瑣瑣以守則固以擊則揚或追北於函谷或喋血於太行或徇地於臨菑或陷堅於昆陽是亦英雄之

壯觀也走竊樂之不知饑渴之在已也孝廉曰兵者不祥之器
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子服儒衣談儒書又焉用爾為

文學曰粵厥軒轅游心太初上超鴻沉下入渺瀰有竊其餘亦
神其軀文宿獲生師皇馬鑿玉柱丹砂騎鳴龍師木羊葛由神
泉鹿皮折足山圖頰衣服閭女九素書赤斧碧雞朱璜瘦脫玄
俗質虛心存冲寥跡入危竒五性既絕九患亦除三階有嚴七
變無虧身升紫宮位紀琳書陰隆伏骨目炯四規執東象之玉
文契丸赤之班符御躋虎之龍輓服太極之麟芝入火不焚入
水不濡入石不闕入木不拘雲卧天行神潛靈飛是蓋與天為
徒不特致治無為也當闢我石室寢我世機服我胎息殺我蟲
尸洗伐我毛髓銷解我膚肌都銅狄而摩挲約令威而來歸不

知能成其志否孝廉曰聖人不師仙使可為則周孔為之矣
文學曰荒荒遺文或偽或真學徒巧辯或正或舛先出者埋後
出者存何先生怨尤而異師是嗔戕之名山編簡乃完何傳授
有緒而魚魯或殘汲冢一啓蟲書再覩何怪言放紛而弗齊于
古締候相傳內學是尊何列國寶書而盡閱其文僭辭竊義聳
俗簧世日新月巧動莫之制衡錯攤塗方州部家何立言艱深
而莫究津涯始生終通生育及資何其象不一而數皆九為原
災非家名性氣體何圖指危殊而重募迭擬觸類而言何莫非
此沾沾動喙徒見其鄙走將鉤其龐鴻掠其纖微懸空明之金
鑑俾無遁於妍媸能若是是亦足矣孝廉曰此粗近之然端於
傳註童習白紛若華蟬死生其間亦奚益哉

文學曰孟軻氏沒世之真儒師師萌庶佺佺奚歸孰廓我矇孰
砭我愚群言孔多契真者誰欲操腐艦以泛具區欲絡盲象以
駕鼓車縱有智巧寧不殆而嗚呼噫戲一何寥乎九聖之神於
昭於天亢聖之心存之於文又何昭乎嗚呼噫戲資菴盈室何
有芳蓀繁星爛宵孰知朝暎寧不使我怱怱而惺惺乎帝降民
衷德與天一胡不自貴葩藻是溺顛倒首足淆混白黑棄其瓚
槃寶厥瓦鬲拊膺自傷淚血交積誓劓宿穢以刻末習駕春陵
以為舟鼓關洛而為檝張武夷以為颿期洙泗之可涉夙興夜
寐皇皇業業凜如上帝之在目睫若是何如孝廉曰此僕素昔
所究心者也幸與子同之於是執手隆臺相視而笑繼之以歌
曰真儒不生世陰陰兮擿埴索塗愈幽深兮炯其靈根無古今
兮超彼九玄離濁氛兮攀淵追騫蔡赤麟兮文之興喪負
以身兮任重道遠何時而止兮朝斯夕斯期沒齒兮

翰墨林七更有序

金寔

翰墨林者永嘉謝君廷循圖書之府也君以和粹謹飭被
眷遇得美名於縉紳間籍甚性嗜清玩畜之頗富嘗名其
齋曰米家船少傅東里楊先生士奇易以今名而記之予乃
爲作七更極其辨以進於道意劣辭庸視古之作者固未
免有捧心之誚要之發乎情止乎禮義庶幾而不差者也
覺非先生久客闔闐心厭喧囂怔忡堙鬱思若無聊安得絕
境於焉消搖滌濯煩襟以永今朝聞永嘉主人有翰墨之林
曳杖行于若履空谷足音跂然主人出速不言心喻眴眴以
目升自賓階少叙寒燠主人曰噫走也是林不資于地匪

穹於岑無松之盛非栢之森駢羅圖書錯置瑟琴棊几萬籤
上下古今文房百玩觸手可尋少安無躁願陳至音於是拂
几正席焚沉蕙蕙緩宮急羽高卑以序魏魏洋洋無不如意
長清短清猗蘭飛佩五曲九引纒纒可繼先生曰美矣哉太
古之聲也然鍾期旣亡伯牙絕響筆籟之耳未能得其愴恍
毋勞爾爲也 主人曰唐虞至聖子不得與記物設教啓其
聾瞽以局必方象地之則以席必正神明其德有白有黑曰
陰與陽互陳錯舉雲漢其章防危補罅料敵審已負不可僨
勝不可恃兩雄相值乃見勅敵龍蛇成陣虎豹堅壁雖曰小
數有至理焉無所用心爲之亦賢先生曰君子不操勝心無
作機事此孤山處士所以鄙之也願聞其他 主人曰書契
初成鳥跡茫昧科蚪再變乃有分隸斯邈之下鍾王軼出唐
臨晉帖如蹈一律狂僧顛史草聖入神蘇黃米蔡各自絕倫
真跡間存初刻咸在點畫使轉折旋向背明窓淨几日玩心
醉誠一快也先生曰儒者於書固最近事然一好着亦能喪
志吾未暇焉 主人曰五色作績肇自姚姒後世因之畫事
由始晉唐以降好尚蠡起顧吳荆關董郭王李入神造妙區
別品第耽嗜成癖千金莫以芳播清流貴動卅宸適情游藝
動合玄理宣和纂錄實鑑有史似不可少也先生曰君子寓
意於物而不可留意於物此先賢所以恐其泥也敢請大之
主人曰陶寫性靈妙在得句物情人境動合天趣模擬之精
推敲之至晝或忘食宵恒失眠窮極彌工思極愈異神警鬼
泣造物所忌我思古人高不可企先生曰風雅遼闊正聲微
茫競趨靡麗大槩日亡安得擊壤以及渾龐 主人曰經緯

天地軫轡後先用與政通體隨世遷秦漢雄深齊梁翫散韓
公倡唐衰弊特起歐蘇曾王鳴宋之盛及今賴之矩矱由正
今之作者秀出如雲昭回河漢炳耀星辰鈞天合奏鸞鳳和
鳴山輝玉蘊淵媚珠呈走將漱其芳潤咀其華英寤寐于茲
林之下不知歲月之虛盈也若是如何先生曰近之矣而猶
未也文以載道匪惟辭工上士聖人吾將子從 主人憮然
曰命之矣聖人之言世謂之經囊括宇宙含煦生靈未暇細
論略陳其名易備陰陽造化以明書言政事治功乃成感發
懲創詩本性情無序不和禮樂猶興春秋撥亂王法權衡學
庸論孟規矩準繩猶如菽粟布帛之征一息不繼民不得生
浮文勝質奚利攸行走將膏吾車秣吾馬由伊洛以遡洙泗
而履吾夫子之庭不知其不可也先生離席而立降皆頌首
請先群經旁藝居後以翰墨林爲道淵藪

七述并序

何景明

枚乘作七發曹子建作七啓張景陽作七命皆號爲擬襲
予病居客有述遊觀之盛以啓予者凡七事乃作七述

胎簪子爲舍人病弗能朝謁脫籍納組買車以還還而謝姻
戚杜慶弔却除塗戶塊焉以居客有冠危冠服闊領綦履佩
玦造門辭曰竊聞子病謝客客有以見也胎簪子謝弗見
者三客曰竊聞子病謝客客有以見也胎簪子願有以見也於是胎

簪子乃敷文純之席布瑤華之几啓扉以入下榻以俟客望
見曰子何病之深也吾相子之病非有窒于腸胃結于腠理
瘀于血氣而痼於骨髓者也若有伏憂綿綿纒纒糾纏於心
惟思所起子何病之深也夫腸胃血氣之病可以湯浣醴灑

腠理骨髓之病可以鏡石炙熨皆宜獨攝靜息不可勤擾而子之病病於憂也獨則愈生靜則愈積絲分縷起將不可止非有効於湯沅醴灑鏡石炙熨也顧乃堅戶謝客歛聰寂視吾見子之病日甚也吾聞目不蔽則神暢耳不塞則志廣體不局則氣伸吾將述遊觀之盛以語子使子目快於視以暢其神耳快於聽以廣其志體快於動以伸其氣而子病去矣胎簪子曰辱客枉造請試言之敢敬服聽

客曰神都天府之國四通五達之關繚以濬塹袤以周原乃有玄居造天崇基冠山周欄連樓曲屋層軒升高入奧莫知其端飛薨接題交䟽廻欄上通中霤下旋井幹俯觀次鱗仰接飛翰盤紆焉綸網焉翼翼焉班焉邈不知其所攀也而又環以百里之危垣延以千步之脩廊炫以填壁

丹楹植以釳砌雕墻錯以綸綺雜施玄黃揭層虛而照八埏迷五緯而眩三光中有玄室煜朱陽兮夏屋寥寥含淒霜兮阿閣崔巍雕沉香兮椽題逶迤刻沙棠兮輕杉爲椳文杏梁兮鳳鶯隱起蛟龍驤兮乃御飛櫺升廣堂兮若是者可謂宮室之盛者也吾與子往遊可乎胎簪子曰吾聞瓊宮瑤臺夏以焚臨春結綺陳以亡彼萬乘之主猶不可也而吾處草野編蓬戶以爲安者奚事此遊也

客曰乃有上都貴人戚里公子迎晨而出及暮乃止入饌八珍出布千駟車馬雜沓絡如流水爾其襲白縠服文表陋黑貂而不御輕狐白之莫儔燦三英以外飾誠五紵之可羞躡飛雲之履被明霞之紉冰蠶瑩膚藻龍耀眸綴以

錦帶懸以吳鈎斷犀削象斬蛟割虬轆轤流光芙蓉照秋
文玉銜英不足比步光懸璃莫爲酬於是駮騰駕憑華輈
施通幟秉修矛塞歲鞋之飛蓋張連蜷之翠旂蔽羽旄於
日表布絲障於道周馬則驊騮赤驥紫燕青驪漉漉師師
駮駮駮駮踴躍騰驤礪魄權奇雲駿霧鬣電駮烟馳控以
寶鉸纏以金羈銀鞍燿燿綉軛生輝乃出黃金擲白壁家
多匿亡門有食客意氣傾人風聲不敵雖秦楚之豪東首
而莫抗而燕趙之英不能比有而與匹也若是者可謂服
食輿馬之盛者也吾與子往遊可乎胎簪子曰彼皆崇權
貴任豪俠危上以弱下厚積而過享者也吾布衣藜藿之
士奚事此遊也

客曰十三冶容二八曼姬容華眇好艷多姿兩輔善笑
承重頤膩頸豐肉宜細肌長眉連娟曲中規搦腰擢步隨
風移左右眈眈目波施窈窕善戲體迅飛爾乃結修鬢之
峩峩襲芳澤之烈薰珥明月之步搖服素霓之繽紛垂羅
掩縠攢簪合茵明滅纖霧綽約繁雲於是進舞席御歌宮
奏大呂扣黃鍾敝鼓搖虞按瑟搥鏞笙等共逐金石和同
衆音繁會殷於層空旣而停衆樂拂雲和出嫚舞流纖歌
歌曰長裙單衫曳鳴璜吳娃雙歌出洞房不惜緩步升君
堂華燈錯兮夜未央於是醉酣雜坐弛帶舒纓投贈詩賦
顛倒壘壘衆客出座蘭膏不明美人侍傍逸態橫生乃歌曰
蘭膏滅兮夜未深絳霄微兮白河沉鳴瑄促柱兮感君心

撮揆非緒婀娜竄翔其水則洪泛沸汨蕩瀆湍洄周搏逆
澗潛延排來連混陲隧沛踰埼堆疾流馳卒崩雪磕雷渤
若洞庭灌如江淮復有清瀾瑩沉下鏡萬有緣以白沙覆
以清藪乃有沉鱗浮鷁龜穴龜藏上下蛟蛇往來鴛鴦鷓
鶩鷓鷯猶狻羅行此山川之盛也吾與子遊焉胎簪子曰
予夙志竒勝欲足極禹跡然而病未能遊也

客曰乃有棄情遺世餐氣服道忽超遙以輕舉望玉京而
徑造啓黃庭之玄言登丹鑰之秘誥爾其彤車翠蓋翳華
芝左驂雙龍右兩螭羽裳翩翩垂白蜺金枝玉節紛葳蕤
青鳥先途朱鳳隨齊繫文鼉吹雲簾赤華爍灼白日移貝
宮參差開九閨辛夷爲梁桂爲楣寶幡綴角羽帳垂椒蘭

奮逸霧出幃夜宿姹女棲靈妃被服翠茗拾青離出騰八
極參兩儀上下日月乘風雷千秋萬歲安有期於是彌駕
層巔飛鳥絕峯白雲含輝皓雪奪耀仰攀桂樹載歌以嘯
俯瞰濁世奚異蟲鳥歌曰桂樹兮交加綠滋兮丹葩仰攀
兮嘯歌俯人世兮柰爾何是則神仙方外之盛也吾與子遊
焉胎簪子曰疾迫隘慕遠遊吾所願也然荒芒而不可徵
未暇爲也

客曰有應世之大人秉持仁義服被禮樂其德温温與與
其象熙熙噩噩量出海宇志棲寥廓懷先世之憂抱終身
之樂不結駟而貴不萬鍾而豐不戈甲而威不勳級而功
布絮所不能賤糟糠所不能窮非戮辱之可屈非斗斛之

可容於是陳詩書以爲囿發圖史以爲廬樹節讓爲旌旄
饌道德爲膏腴入皇義起虞唐揜五霸彰三王塞者通潛
者揚隱者發晦者光輶轄風雲經緯陰陽繪若黼黻擘如
琳琅出則施聲教歛遐荒臻盛美流休祥處則韞賈深藏
韜曜含光視葛天爲並世招箕穎而同行是則何如胎簪
子灑然陽氣見于面病若脫而瘳者於是延客上坐設帳
具饘曰果有是人吾將從遊

擬七發送盧先生謝教事

劉玉

芹宮先生遺榮息機焚棄冠裳製芟荷而爲衣指故鄉以
言邁揖諸生而別之藜閣生進而言曰理亂者用舍之途
通塞者詘伸之幾方今聖神繼作賢能並躋踵武則茅拔

而連茹群處則袂舉而成帷語隆盛則紆金而曳紫語事
功則旌旂常而銘鼎彝是故懷道君子樂進而有爲之時
也先生獨去乎此甘乎隱約安乎茅茨寂乎其輟響澹乎其
無爲豈將有所至樂而特見於茲乎先生蹶然而笑曰
有是哉子試抽逸思闡微辭忖測吾旨吾其聆諸生曰諾
諾金陵帝都而先生之所居也其山川則崇山峻陵長流
巨浸雖夸父之步且將疲極僵仆而不能窮其勝其宮室
則層觀曲房崇臺延檻雖離婁之明且將迷離眩惑而不
能窮其觀其人物則縉紳之彥文儒之英武夫巧作富賈
壯民雖九章之筭且不能窮其幾千萬人其貨藏則川蜀
之儲吳楚之殖靡漫詭竒柔脆麗密雖九府之法且不能

窮其幾千萬值是固天下之壯而四方之極也矧乎宗廟
丘墓於是乎主宗黨媿友於是乎處故鍾儀窮而思越莊
烏顯而思楚先生豈爲是歟先生曰胡馬依風固人情也
然不有安土敦仁者乎予其思之

生曰金陵之西厥有大江江之大不知其幾千萬里也窮
乎無窮始乎無始輸以漢湘靡以淮泗恍兮惚兮杳不見
其涯渙若乃春潮帶雨晚浪排風雪山倒海殷雷震空又
若春色輸晴秋容蘸碧繁星撒金長天浸壁於是駕扁舟
鼓輕楫歌清風苔明月固足以挹鷓鴣皮之餘芬踵天隨之
遺跡而先生豈爲是歟先生曰風濤舟楫非倦遊者所能
也

生曰三吳之林有鑿其精三江之水有湛其清釀以儀狄
後以步兵和以麴蘖錯以桂苓其始來也鬱鬱蒸蒸如煙
雲之晝興其少進也汨汨澎澎如風雨之夜驚忽泉列而
芳潤乃波泛而清澄醞藉甘辛脩髓之味有不足以語其
珍鬱鬯芳芬蘭麝之臭有不足以語其薰是天下之至味
也若使湘妃再歌月娥累舞相如奉觴易牙執俎解衣盤
礴軒首箕踞虹吸鯨吞百樽一舉於是陶陶沉沉蒙蒙冥
冥謝物累休天均笑淵明之止飲拉居易於醉吟齊生死
爲一覺等天地於一莖泰山壓於上而不知其重滄海陷
於下而不知其深區區得失銖累毫分固不足以動其心
是天下之至樂也先生將有意於茲乎先生曰縱欲敗度

此武公之所以作抑戒也

生曰攄寫情性莫尚於詩風雅遠矣騷賦繼之迨於近世益繁以滋述作相望後先參差爾其引物連類因事陳辭搜剔物象揄揚民彞或婉而約或豐而腴或精確而要妙或浩瀚而奔馳金聲玉質日彩雲姿含負天地陰歛陽施矧其精微妙質恍惚靈氣倘然而來倏然而去非謝絕乎事幾則何以全其神而專其志非歷覽乎勝槩則何以昌其才而博其趣故悽惋者或有助於江山苦吟者或屢妨於曹事此歐陽子所謂窮而後工多自放於山巔水渙者也先生將有意於茲乎先生曰詩本人情該物理古之人所以達於政者子毋徒取諸郊島聖俞之流也

生曰霄壤之間百年碌碌煩以事機勞以行役酬酢紛紜奔走往復齷齪齷齪迫迫促促衣不及帶髮何能沐晝不遑安居夜不得瞑目乃若役以官守傭以廩祿胼手胝足日且不足偃僂拳曲惕若吏卒是則利穿名驅而軒冕桎梏也故夫達人知幾逃世險巖深藏匿處高蹈遠栖身不干利害目不觀妍媸口不道臧否心不營是非逍遙乎物表容與乎天倪玩南山之白雲采黃菊於東籬其處于其行徐徐其心與與其樂愉愉浩乎不拘若浮雲之卷舒淵乎其居若止水之停儲較夫剗精極疲沒齒無知何趨舍之夔殊莊周所以放情於樸檉而弘景托意於畫犧也先生將有意於茲乎先生曰好安欲逸此可以語常人非

懷德君子之所存也

生曰寓形天地如炮如燭日月西馳如輪之轉悠悠百年如夢一覺故烟然者有時而徂備然者有時而落歛之枵然者有時散而爲埃封之巍然者有時變而爲壑是雖韓彭之崇勲趙孟之尊爵赫然侈大者且將轉眄而消燦則此區區者果安恃而可托故夫達人知命去世離群製形石室煉質山扃寄心神於冲漠謝物景之營營廣成宿王生揚摧乎理奧博約乎道真其爲言曰一竅孔靈兮一氣孔神綿綿若續兮擴然無垠天地之根兮玄牝之門維善充養兮可以長存毋滑爾魂母搖爾精漱玉液餐瓊英殺尸蟲胎玉嬰叅兩儀之高厚乘六氣以降升笑蟻蝶之起滅陋龜

鶴之脩齡視夫泪沒勢利倏忽死生者豈不大有徑庭矣哉蓋昔子房托赤松以遠引葛洪假丹砂而游征先生將有意於茲乎先生曰姑舍是晦翁不言但恐逆天道偷生詎能安

生曰竊嘗聞之無所爲而爲之之謂義有所爲而爲之之謂利故出必以其時處必遂其志夫苟貪祿位於道無裨則是樊英之欺世適已自肆逃世遠逝則是荷篠之不仕君子不然可仕而仕而非有所必可止而止而非有所逼浩然獨與化俱超然不累於物苟戀懷故鄉遊覽自適放情乎詩酒肆志乎仙逸視夫商較崇卑觀望損益雖清濁之有殊亦何間於得失方先生遊京學貢大庭振鐸於儒

林其果何心及其懷道而隱順時而休樂山林而優游其
又何求蓋必有不故鄉而處不遊覽而觀不詩而詠不酒
而歡不煉而壽不逸而安者矣可行可藏惟道之臧一弛
一張與時無方先生之意庶幾在茲乎先生笑曰至矣盡
矣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予之謂矣乃爲之歌曰駕予舟兮
江湄羌欲濟兮風汨之道可卷兮時不可爲歸兮歸兮其
樂無涯生從而和之曰送歸舟兮江澗心冲冲兮愁緒望
渺渺兮浮雲春濛濛兮將雨道可行兮時不可知嗟先生
兮歸來遲遲

七陳

顏木

昔枚乘作七發傅毅作七激張衡作七辯崔駰作七依曹

植作七啓張協作七命詞各美麗余有慕之焉今年六月
值余初度使君王子錫我嘉製甚愧于中茲逢華誕欲攄
瓊瑤之報乃作七陳焉

歲在嘉靖著雍閏茂月協南呂生明之晝繫環谿之使君
誕彌厥之嘉候萃遠方之狂客踵公門以爲壽乃告閭者
曰聞之男子貴縣弧而射四方君子肇內美而揆初度矧
百年之茲辰炫南天之彩宿覽九州之浩蕩畢東南而輻
輳吾今厭商芝之係孔匏偕公皓侶松喬瞻應峯之嵯峨度
滲水之東臯抒平生之所得冀使君之一遭子能爲我造
乎閭者曰雖有駟馬以先拱璧子將奚先
客曰雕金之柙文竹之管豐狐之柱飛兔之翰纏以素帛

皇明文苑卷之九十五
納以玄漆染以芳煙布以緇石洩兩儀於宓皇標九鼎於
神禹綴禮樂於姬公讚性命於魯叟一工之製群藝之庸
一日之立百世之功子能爲我進之乎閻者曰使君之學
弼中彪外無假此也

客曰嶧山之桐其長百尋青暘露泫素旻霜侵幹含律呂
體別陽陰於是偕奚童踰嶺西腰雪斧躡雲梯剪孫枝出
囿谿公輸運斤王尔斲池徽以鍾玉絃以園絲師襄演其
操伯牙均其和鼓白雪之曲奏高山之歌歌曰高山兮蒼
蒼流水兮湯湯若有人兮頎而長遠而望兮邈洋洋歌罷六
馬爲之仰秣遊魚爲之出聽白鷓爲之翔空玄鶴爲之舞
庭豈直假清廟奏明廷協虞賓感祗靈而已子能爲我進
之乎閻者曰使君之治禁邪滌穢無假此也

客曰大河之濱陽翟之場搏以赤埴範以圓方燎撲檄之
積薪發煙雲之精光秘之以三辰禡之以一朝厥粹如琅
玕厥華如陵茗價重乎空碧音節乎咸韶於是引方諸於
絳空斟明水於蟾窟絕點翳於碧落寂風濤於兀兀陋砥
石於磋磨洞低裏於毫忽子能爲我進之乎閻者曰使君
之心平施燭微無假此也

客曰儲英天廬造臘桃氏精煉百辟鼓橐群子淬以清波
歛以越砥陽紋陰縵芙蓉出水陸斷玄象水截輕羽風胡
聞之遠至薛燭得之大喜真足以齊光於千霜鄙豪曹於
不齒也子能爲我進之乎閻者曰使君之才事至能剖無

假此也

客曰玄鐵爲柱緇穀爲韜威比獬豸細如螭蛸居元加首位崇望高高不忘危貴不離正纓常有文綏常有定烏萃曾參之芸鳩拂張華之請卑聚鷓於詭譎鄙插鷓於悍勁子能爲我進之乎閻者曰使君之最指日而遷無假此也客曰青田之產華表之種水土內養金火外奉百六十年而變止千六百年而形定玉爲羽兮金爲衣丹作頰兮朱作項喙震澤之苹藻飲溶溪之澗潭一鳴徹於九天一舉戾乎千里棲寧依於林木行必遵乎洲渚蓋羽族之宗長仙人之騏驥也子能爲我進之乎閻者曰使君之年德隨而高不假於此此亦堪壽也然有進之意矣

客曰空桑醞麥梅女投醪儀狄變味少康釀秫以陽掘陰清縹綠蟻宜城名流湘東烈旨於是堯舜舉以千鍾孔子飲之百觚魏侯浮以大白劉伶甘於榼壺可以爲禮而奏絃歌可以養形而順天和陶吾人之真樂泯萬慮於不波子能爲我進之乎閻者色懌肅客而入

客曰未旣昔箕子列好德於壽疇周人頌引翼於黃考衛公求箴警於賓筵應氏歌敬位於樂酒羗使君之華年事進修於可久德日進於無疆業漸及於富有百里之敷兮四方皆以爲模一朝之圖兮歷遠大而弗渝使卓生退舍魯子趨趨汗青媲美百世顯乎不亦可乎於是閻者左手引觴右手控鶴偕客登堂助使君之一樂

擬劉梅國先生七進八首

邵經邦

有大人先生被世應物服禮施聲抱仁負義懷德踐形紉
芳蘭之采掇葩華之菁大庾是產嶺嶠是生參浮羅之界
軟歲寒之盟自稱曰梅國主人客有一泉生造焉乃磬折
偃僂長跪咨嗟而致詞曰某聞李膺之門俗客不前徐穉
之榻他人則懸三接似登龍一顧如識韓造膝恐後快覩
必先迺者幸荷接詞懽被承顏投正平之刺充北海之筵
望之如景星威鳳仰之若北斗泰山未敢擬其形容竊欲
效於攀援願塵清聽請綴一言主人曰然哉

生曰夫美玉無良清廟之升爲良黃金非寶景陽之鑄爲
寶猗與乎非以其首出庶音統金石而綱領乎九奏一鳴
驚世聲天下而旁聞於八表哉先生質懋宣哲之先業崇
上聖之後經傳二毛之旨才跨兩江之右迺其鴻鳴鶴舉
截矣稱先麟角龍頭褒然居首竒龍泉之試美拾芥之易
酬蘭膏之効辯青雲之器稱曰莽莽叢桂光陸離璀璨搏
搏雲中支廣寒宮殿珠錯垂靈妃素娥何委蛇織裳綺衣
明歲蕤七寶爲蓋五花騅廣樂來鳳工咸池雙引前導遊
天墀紛紛英俊相追隨嗟吁上國樂無涯主人曰余解額
之選弱冠之蒙也稽古之力今茲未爲紅也烏乎敢居
生曰夫騶耳之駒顧之者無越宿斷鵠之劍售之者不崇
朝先生天挺其英人縱之豪射鵬連的奪幟雙幟五星聚於
洪都六藝進於春曹見龍豫於作賓脫穎銳於拔茅士徵

晁董之策廷列賈韓之髦若乃祛祛駉駉徂道遙兮熒熒
灑灑覽遊遨兮容容洩洩景融韶兮晃晃晷晷夜不宵兮
誇曰黃金榜上看題名五色祥雲遶鳳城太史不知文運
盛殿前來奏慶雲生再誇曰白玉爲佩五花裘龍笛鸞簫
導出遊美酒瓊林醉千斛謝恩明日拜垂旒主人曰吾聞
平生之志不在溫飽昔人有是言也余請從之未遑將命
生曰夫周星絢於列宿而郎官之義侈弧矢威於四方而
本兵之任崇孰致太平而忘乎戡亂孰居清要而兼乎詰
戎孰任休戚而明於要害孰叅中柄而贊乎邊功其司馬
之折衝乎讚曰桓桓職方以糾正邦以鍵以鑰以有其隍
進參彤筆退荷青囊樞機之密帷幄之將姬以典稽炎以
公行辟屬置僚載列之章堂堂我明妙選其良才不虛任
位不虛張大人番番鮮克其儷爰升諸公聿來俊乂伸彼
九伐服此三事若乃名盛而蠹集德脩而毀延雖賢聖未
敢必其不無在先生何以知其然哉主人莞爾笑曰詩不
云乎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吾知子可與言詩已矣
生曰夫昆吾之鋼百鍊而愈精藍田之璧掩瑕而終潔此
憂患翻所以生而志士迺所以悅者也茫茫桐川畿輔之
間爰啓爾土比於侯藩迺有嚴祠峻宇崇丘嶒嶸墀坂下
隰廣原傾壑如淵呀谷如天獸則蛩蛩鳥則鸚鸚赤豹玄
菟黃熊熊蹯玉戚埋藏兢於陳編翠華深於駐輦幽光發
於集賢先生上師希文之跡下挹翠渠之風前有文翁之

政後有召父之庸嘆曰小孤兮江之東公一麾兮疇與爲
從大洞兮江之澣公五馬兮吾將焉主公如龍兮若神寸
有所屈兮尺有所伸天爲斯人兮與於斯文至於聳警兮
向公之春主人竦然避席曰憶昔邂逅之際接君眉宇照
人如玉嘗寄思海月之句傾耳錢唐之潮今不負吾矣敬
聽敬願

生曰夫皜皜之尚麗於江漢豈及門乎依之巖巖之象齊
於泰山將舉世乎歸之模乎模範乎範遠有望近不厭蓋
天將大啓於斯文而道不終胥於畔援侃侃夫子穆穆其
止和厚溫良興於多士我集如雲望之如雨大而化之二
道峨主之進於川蜀也岷岷浩浩倡未發之源巫峽滔滔

障狂瀾之止之遷於廣右也八桂承離文明之景著九夷
丕變聲教之功參美曰璿也不可以伏穴璣也不可以棲
渚暑龍若若魯以磔鼠始遺材於翰林終主盟於文府鳥
號號兮栢蕭蕭豸有角兮鳳有毛秋霜烈日兮甘雨祥飈
至今遺澤兮譽於斯髦主人曰休哉夫得英才而教育之
此方余之所樂而亦因以自考也奚其多奚其多

生曰夫河岳效靈良翰之頌攸作旬宣媿美叅政之任匪
輕豈徒富貴福澤厚吾之生若曰祿位名壽必主乎德先
生敬協冊書徵載福極爵彌五等不捐寒士之風學宗九
流祇順如愚之則故蔽芾勿伐歌於入閩之春周邦咸喜
見於在梁之日肆純孝之敦篤中倚廬而載傷歸梅國之



原件短缺

P22

故墟正飛龍之當陽其於是時感道路之脩阻思樞衣之
無因懷德温之如昨嗟茅塞之在心興曰若有人兮天之
涯融皇風兮佩金華紫泥兮青鳳聘一函兮疇與焉狂悠
然而寐若有夢者迺高天紅日之下落月朱梁之間炳焉
煨焉如臨光範而荷歡顏也主人曰子昔就列余造子誠
擬將見子適彼樂京孰知子復抱戚而行乎戀戀之情此
余所同迺子若斯之衝衝耶

生曰夫十德之啓振古之奇也二天之庇曠今之知也孰
保釐此孰震驚此保釐者恩之所始乎震驚者義之所至
乎故四岳率德升聞之治攸在連帥專政敵愾之威恒存
漢制承流兼師表之任唐崇藩鎮建節鉞之尊俾彼名邦
嘗之岐伯伊尹和跗盧鵠雷公越人之徒交製其劑先生
豈欲飲之乎先生曰余厭湯藥久矣不能從也

公子曰嶰谷之陰終南之顛是生竹箭籠鐘篠蕩背萬仞
之孤崖臨不測之深谿漱以清泉刷以勁飈俯濯玄霜仰
干青霄峴岵戍削森慘沈寥後徧鼯鼠夕叫晨號鷓鴣雉
鷓嘯匹呼曹節幹空洞枝葉扶搖於是命伶倫斬伐子野
剪裁製而爲笛宮調徵協涉清夜遊曲房月出皎兮順風
微揚繁奏要妙宛轉無方乍掩抑以激切終泛濫而徬徨
呈絕伎於君明極巧思於季長斯固足以蕩滌志意疏雪
精神使聽者亡疲其樂洋洋矣先生能強起聽之乎先生
曰僕病未能也

公子曰嶧陽之孤桐太冥之椅梧輪囷重巘偃蹇崇阿晞
朝陽之淳精吸天地之元和卿雲蔭其根惠風拂其膚翔
鸞棲其條威鳳巢其柯乃使匠石運斤堂襄選樸剖陰莖
以鏤鏤削孫枝以彫琢絃以園客之絲珥以寡母之約搵
螭龍於丹漆錯圖像於翠綠調以成連操以巴涓子春撫
的伯牙揮絃音諧節亮手疾心閑竒弄迭奏逸響遙傳忽
摟挽而縹緲復案衍以纏綿至若靈雨新霽炎暑頓清蘭
堂桂館飛軒廣庭坐蔭嘉木賞集良朋理南薰之雅曲汎
清角之新聲綠水白雪東武廣陵峩峩湯湯猗猗惜惜將
悲復憚乍浮更沉六駟仰秣玄鶴舒鳴桓譚不能究其旨
叔夜不能窮其精斯琴德之至妙固足以悅性而愉神矣
先生能強起御之乎先生曰僕病未能也

公子曰九秋之夕天高氣清溫房密室邃宇幽楹蘭膏明
燭霧幙雲屏於是布綺筵促瑤席辭衆賓留嘉客羅珍羞
薦鮑炙羽觴風飛二八侍側屏笙簧罷竽瑟徵才人選姣
淑姱容麗態娥眉曼睩灼若春花瑩若美玉妖冶難言奪
人心目被華袿振輕綃綴明珠垂步搖沐蘭澤揚翠翹屢
流眄以目成復將歌而含笑粲貝齒以發聲動丹唇以宣
調陋比里之淫哇追陽阿之竒妙激飛塵於梁端遏行雲
於天表蔑吳歛而鄙蔡謳駭縣駒而走王豹虞公失色秦
青祕音掩孤竹之管廢雲和之琴使夫歡者酸鼻悲者蕩
心故曰絲不如竹竹不如肉先生雖病能強起聽之乎先

生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如公子之言是益吾疾也

公子曰中山之醲耐宜城之醇醴醪醴異名春青殊旨竹葉馨香蘭英甘美蜜勺瓊漿挫糟浮蟻營以康狄嘗以玄石單醪群飲一醉千日則有子雲伯倫陶令畢生操觚挈榼承槽捧鬯枕麴藉藜未歎先醒浮以太白盛以彫搏酌以大斗罰以兕觥飛羽流波電醕川傾筋骸和鬯思慮沉冥陶陶兀兀焉知死生雖有淹沉結轡之痼惰窳憤耄之形靡不䟽通涌溢而灑然清冷也先生能強起飲之乎先生曰此亡國之味腐腸之藥僕雖亡恙不敢耽也

公子曰東海之中爰有丹丘珠宮貝闕月殿星樓璇臺切天絳宇雲浮林生白玉地產黃璆靈芝五色桂樹千秋列仙所集羽人嬉游則有王喬羨門安期洪崖鬼谷之儔升紫煙以遐舉騫朱鳳以夷猶撥丹莢於危嶠採翠茗於清流超太虛以出入混元氣以周流朝飲沆瀣夕食至精恬澹冲漠無思無營肌膚若冰雪容顏若處子後三光而靡彫歷億劫而不死固將等龜鶴於蟬蛻而遺濁世如泥滓也先生雖病能強起從之乎先生曰此秦皇漢武之所不能致非俗士之所敢希冀也然而先生有喜色矣

公子曰將爲先生延方伎辯說之士究同異於揚墨綜名實於申商陳攻取於范蔡角從衡於蘇張窮堅白於龍瞽肆虛無於老莊是非蜂起剖決毫芒舌如箕吐口若河懸

深之入黃泉高之升青天詰之無繇析之無端聽之者忘
倦聞之者靡厭辭未及終而先生曰善

公子曰此猶未也復有仲連排秦端木存魯陸賈下越子
卿折虜功存片言義冠千古斯固辯士之雄而非通儒之
所慕也吾將使仲尼揚鐸孟軻鼓頰董生持籌賈誼侍列
繹仁義之源述唐虞之列發天人之奧建治安之業使稷
下屈其辯談天卷其舌先生雖病能憑几以聽之乎先生
於是恍若聆至言聞妙道沉疴去體蹶然而起

七徵

廖道南

金峩丈人冠切雲之岌峩衣珮珎其翩躞冲虚澹泊以通
微渾渟浩盍而朋天授鴻寶于六符昭麟紀于八埏爾乃

栖黃扉聯碧台倚玫渠繚聖阼葯房闌荃壁開綺䟽縈紆
素椽髹鬣敞天宇于醉白之堂拂星華于草玄之臺玄素
子策渠黃之駟抗招搖之旃盍化游以神往儵偃蹇而連
蜷躡幽真之所廬撫盤石以迴旋問曰至人炳靈機而含
章乎物象君子達元命而葆真乎灝光是故以言乎節者
存乎介以言乎烈者存乎剛以言乎澤者存乎裕以言乎
德者存乎虚虚以涵裕裕以持剛剛以守介石之時義博
矣哉茲乃超鏡機之泱泱探潜虚之混沌蹠闕丘之垠壙
彰玄休之埒精屏徇華之說鈴就逸俗之真忱可乎夫人
曰可可迺言曰維蜀都之玉壘應井絡之璇光墓頤象耳
虎鬚魚腹嶒岷硜硜超忽突兀而金鵝玉蟾青羊白鶴障

乎其東蹲黝猊而驅黔熊赤崖朱堤絳雲紫霄蚴蟉硃碣
軒輕嶢嶢而迎祥養秀貫珠飛練環乎其西縱金馬而橫
碧鷄迤邐于南則三峩七盤九疊六崑白猿青鳥谷嚶林
嘯時往來下上而縿纜乎其間蜿蜒于北則馬巒獅岫蠶
陵蝮穴攫媼貙媪吞霞吐月或糾緊魚然而眩眩于其側
乃若繁陽碣礪而崛起麗元礪礪而中羅勢屈縮而殿金
鰲光鬱郁而干銀河硨磲礪礪硤硤硤硤硤硤硤硤硤硤
鍊五色于浣花范張昭景于碧精淵雲颺采于瑤華茲蓋
地之脉氣以上通于天也疑而形也爲三巴之巖險暢而
靈也爲百代之英賢丈人隱奎章于豹谷斟斗氣于龍田
將縣飛閣枕謙山架幽戶引蒙泉爰優游以忘年爾乎丈

人曰達士大觀而無我君子善蓄以同人跡滯則泥心通

則神此固我邦之佳麗匪觀化之遐矩也

玄素子曰予楚人也撲躄不文顛蒙無知繫嘗浮三湘歷
九疑登祝融之故墟曳華蓋之飛裾見石鼓硤礪輪囷離
竒石廩團而天柱孤旣而遵鄭洧涉梁洛凌嵩丘之嶙峋
眺首陽之岵嶸見石室頽洞礪礪嶂錦屏峙而霞標明
爾迺彌節丹崖解珮翠寒馳玄思于日觀舒清嘯于雲壇
徂徠梁甫嶰巖嶺屹若拱而檐若擗而冠若魁魍之負若
蝓蟄之丸爾乃引睇京邑留睨雍輔奔太白其葱蒨緜少
華于子午商洛空同嶭嶭响嘍或兀兀以獨立或離離以
偶伍或僂僂以從雲妃或偃偃以趨天姥茲蓋天之造設

以效法于地也爲九土之鎮取象于人也爲四岳之官夫
人馭西浦之白螭翔東壁之彩鸞將建萬厦俯晴巒開九
畹執若蘭爰咲咏以考槃爾乎夫人曰致遠以寧靜爲箴
保大以簡易爲規迺虛爲癖飛遁乃離此亦吾子之曠適
恐驚馳之可思也

玄素子曰火敦之源黃河出焉燦星流以翕張剖電奔以
洗洋雪山巉嶮以臨陵蘭谷緯辟以當陽乘槎弗能究其
源沉璧罔克固其防迺若龍門之砥柱儵控驂以服驤其
爲石也碑砢礪礪礪砢砢砢砢砢砢砢砢砢砢砢砢砢砢砢
而魁迺是改薦諸明堂以鎮黃樞以麗青瑣峯山之窟丹
水出焉花赤莖而四照木紋實而五纈絳液滲漉而茗華

緝粟碌礪而冰屑精衛歛翼于欽馮巨靈迷罔于列缺乃
若帝臺之文礪式蠖光而蟄烈其爲石也碑礪礪礪礪礪
瑤瑀陸吾虎喙而司時英招鳥翻而屈符是故躋諸清廟
以絡瑤爵以綴金鳧夫人授玄膠以澄波飲卅粒以服精
屹砥柱以瀾迴懷文礪以天呈將啓玲瓏乎八窻望蔚藍
之五城爾乎夫人曰外游者求備于物內觀者取足于身
慎動則吉審幾則明蓋譎詭乃知白之術汗漫非行素之
談也

玄素子曰玄圃之京碧壺之郊飛仙所宮化人所巢五芝
翳藁而秀林八桂旖旎而于霄虬綏爛熳于霜峪麟輪迺
還于虹橋赤鼎沸而坎離合黃芽茁而天地交乃有晶宮

鼎履目闕輝煌重題隱霧複牖迎潢彤雲斐疊而承宇鏡
潭媿映而抱堂爾乃剖游鵲烹翔鯨脾披鱗膏剖蜃
珧剥鮫綃宣六墩于鳳徽洞八瑯于鸞簫挹茶枝以沆瀣
板散構以逍遙崦璞羅而陰壑霰岷珍發而陽巖焱夫人
駐旆無封之宇迴鑣何有之鄉倥佻蓊萋于瑛盤容成漂
玉于葆觴將歌黃竹以噓嗒據碧梧而彷徨爾乎夫人曰
窈寂無垠以萬物爲芻狗熒或靡定以兩間爲邊廬宅神
于冥合氣于無蓋明性者之所深怪語道者之所大恐也
玄素子曰形地爲石象天爲星精侵相盪感召斯明若乃
天牖天槍天攬天精遁怪肯而莫即天廩天庾天弁天簫
揚慶芒而畢呈儼離宮于華蓋緲閣道于鈎陳東井西奎

龍角蟠拿而虎參踔躍南箕北斗龜躔森密而鷄咮
嚕呖七襄次而軒轅轉八魁順而鈇鑕平左樞右樞
法宇儀其宣布上丞少丞則表著其端疑輿鬼隱而
長庚弗越老人出而歲德隨明羽林旄頭屏妖氛于
北塞靈臺疊壁迓淑氣於南閔炫聯珠乎五帝之座
捧鬼寶於四輔之庭彩暈成雯九宮順紀青雲于呂
三精聚辰丈人秉國之鈞懋世之庸媧石大補天之
業虞淵孤洗日之忠將冒玄渾游紫宮以觀心而蹇
躬爾乎丈人曰言天徵人乃漢臣所以靖獻談空遺
世乃晉都所以陸沉况燕寶非耀德之占而宋鷁豈

昭治之禎子言廣矣宜更思之

玄素子曰紫閣疑暉于炎室玄宮協象于楚丘陰蚪
負簷而連蜷陽馬承阿而颺颺靈徵化鵲而欲騫崇
基漸鴻而自周堂綠野而長春亭翠微而高秋士茁
夕而興嗟張老落而致謳爰有獨樂之園高觀之谷
新月在山明霞半屋竒章之興可尋平原之釀方熟
爾乃捫紫瓊橫綠綺谿霏合林颺起扣銅魚之鏗鏗
叱木羊其糾糾托景響于西洲愉神情于栗里或踞
盤而孤咏或倚屏而長吟或掃莓而寄逸或揮藻而
流音堅幽人履坦之操契君子比德之心丈人符降

高之祥弘禪泰之勲敷猷于宣和祇命于承明將築
榆社蔭槐亭以紹休而含精爾乎丈人曰識物化者
寓意而不留知天道者成功而不居况土怪爲脂夜
之孽而木妖非畫錦之娛子言微矣願終教之

玄素子曰於戲噫嘻我知之矣家相以社稷爲重輕
大人以乾坤爲動靜苟豐德之允成庶隆化之可企
是故遇巷而納牖者通神之樞壯頰而良輔者啓聖
之萌建標而翌極者博太之力砥言而確行者純粹
之精起痼而平訖者斷金之劑鏟苞而剔蘖者切玉
之劍是故納軌以敦龐迺衡以穆雍其德也崇焉馮

河以濟否涉川以治蠱其崇也宏焉握籌以消憂推轂以定疑其澤也充焉禮媒以蒐賢化囿以育英其德也容焉是故德崇則體乾業宏則廣坤澤充則衍允德容則敦臨是以揭穹倪布壤維昭旂常載敷彛休蚍蜉屯鯤鯨蛸飛蠕動靡知其至電歛霆焱罔紀其極昔說作礪石而上以遜敏其君且懸嘉石而下以惇裕其民先得乎丈人齋心之意而邈焉不可與幾也爾矣玄素子言未既丈人脩脩然有所思侗侗然若有所得而不自知迺歌曰春日兮載陽芳樹葳蕤兮繞堂翕沕敷以希夷兮樂吾齋以相羊玄素子復歌曰鳳紀衍兮未央蹇龍德兮方將澹容與兮煌煌介融朗兮無疆

七介

陸師道

嘉靖己酉太史衡山先生年登八秩于時海內之學士大夫縉紳先生觴酒篚幣千里走賀發藻鑄詞鋪述盛德麟集至至不可以數計也四方來觀禮者睹盛事瞻嘉慶飽目厭食心咸共讚詠客有私于河南陸生者曰五福以耆壽爲先多壽以康寧爲本聲名者所以萃其躬而逸樂者所以豫其心也然天人罕協始末靡全故絳縣泥途老萊藜藿林類拾穗榮期帶索稟賢聖之才者少中壽之期躋耄耄之筭者乏當年之樂享俯仰之榮者寡鬱藹之聲積譽望之隆者受驅馳之縛千載以還大較然也今先生望重園

綺容少伏申志逸禽尚養盛苟陳凡人所難舉集其身美
哉壽也其何以得此哉吾聞感應者天人之機也聲實者
內外之符也今之爲壽者壯有慶強有述艾耆而上瀾倒
而波溢矣巧言如簧謏詞塞道言之者非由衷受之者有
愧色若先生之門天下之士所萃也而予以世講之故朝
夕摠衣覲龍光侍燕談有年于茲矣聞之者識所自得之
者皆親炙四方之賓在是願有以示之可乎陸生曰唯唯
粵昔左父不試故藝書繪之學比于射御自龍圖肇象鳥
跡興文鍾王競爽碩陸揚芬風行江左吳集其成家有二
絕人蕉衆能歷祀益盛莫之與京先生于是遡徐宋軼錢

睽躡倪王凌吳陳取材蘇黃法象董李近友趙沈上師晉
魏丘壑胸藏龍蛇鷲紙織鉅窮六法縱橫備諸體舉翰風
生濡毫雲起千謁充門聲光四裔瑤圖寶墨無遠弗暨今
以恃杖之年游情槲鉛尺素千里片紙萬言巨障穹碑珍
筵琅鑄龍卧虎跳鸞翔鳳騫妙合造化神符自然此可舉
以介先生之壽矣乎客曰美哉管中之豹窺一斑矣斯先
生之所寓意而不留者也何足以盡先生哉願聞其大者
陸生曰言游北學具風以熙大雅既作江河始醜嚴朱楊
其瀾機雲䟽其淤四姓耄彥六代玄儒或決其源或導其
支蔚乎彬彬絃歌之都皇運造邦人文益振高揚卓起張
徐並奮儀曹獨步於道健京兆擅長于偉麗廸功絕塵于

高妙少傳主盟于淵懿孔目發藻于新巧省元振羽于艷
靡惟先生咀其英而擷其芳獨鷹揚而虎視淵乎其源冲
乎其始盈汪洋齋淪乎若挹若渟放之四海兮滔滔乎其
不停由是典合誥誓和協英莖瓌粲壁續玉韻金聲遂使
江浦足交海陵興嘆亮州擊節新都賞羨石渠金匱吳都
魯殿黼黻紉繹允也其選載筆起居執簡公讌詞吐成雅
章出爲典價重鷄林名高虎觀至于銘勲廟社載德琬琰
揚休緗帙纂懿彤管狀難寫之景發幽潛之善根抵必歸
萃亥知勸言浦寰區聲流寓縣赫赫隆隆如震如電此可
舉以介先生之壽矣乎客曰美哉言者萃也行者實也萃
之約矣實如之何請終示之

陸生曰州來博物審音知樂一獻不墜歷紀有托漢吳以
還學海詞獄中壘經籍左史丘索南州之英寔與古角先
生沉酣經苑覃精延閣上探羲農邇訖朔漠雲官鳥師竹
書藝畧虫魚細瑣質文灑醞莫不挹潤漱芳擷萃攬萼廣
蓄蕪該資深說約至若國牒未列稗官特書潛夫隱賢單
說偏辭亦曲證匆通叅合周知姓氏弗愆系牒靡遺于時
性父筆畊麗文下帷元敬書倉希哲然藜或忘年以就正
或取友而得師旣徵事以定古每賞義而折疑獨聞一以
知二必綱舉而目隨故夫博士學官翰林墨藪三篋補亡
五車正謬千載存疑諸儒掛漏莫不鄉子是質茂先斯就
虛往實歸函聲待和此可以介先生之壽矣乎客曰美哉

博矣大矣豈無所成名乎請言其躬行

陸生曰恭伯三讓延陵守節化乎吳甸百祀遺烈降自鬱林丕顯有燁先生天與介廉賦性孤潔一介必慎萬鍾弗屑不爲困回不爲勢奪不爲欲暱不爲誘悅羈州擇義守之耄耆家食篤行懸車益揭若夫歸縑故吏矯矯甌山却賻温州于郝有嚴汲直侃侃折衝淮南藩幣之麾豈長孺獨賢瀘州秉尚遠賂東川辭命八座比德維珙營丘妙繪擇人乃與塵視輦金豈曰無李他如禮匪道交幣非義取有挾而求無因而至正色峻辭深居遠避遠之若辱拒之恐浼蓋雖貞木仲光無以踰其尚而永之用理不能加其誼此可以介先生之壽矣乎客曰美哉高矣介矣嚴取舍

謹辭受固先生百行之一也抑猶有大于此者乎願更端焉

陸生曰士有大閑用舍出處行違偕時惟顏氏子藹藹大

吳濟遠多士採藥歸畊鳴夷甫里憂則龍蟠否也鵲起難

忘易退永遵聖軌先生道積華躬德綏淑履旣綜三才亦

該百氏譽浹朝野光流遐邇雖名高歷試而數屯累舉乃

弗懟弗隕不求不忤鼓篋自如箴噐以俟旣而朝懸上賞

帝發明詔式舉曠儀聿求高蹈于是司空奏記中臺屬草

仰贊聖謨用登國寶州郡勸駕蒲輪就道至則冢宰候館

上公介紹三事繼問六卿却掃喜洽軒陛禮隆俊造待詔

翰林爲國士表蓋自春坊起聘五經膺名尚書興薦侍御

應詔邈焉弓旌闊於畊釣惟我先生於茲有耀何其難也
既而年始逾五官方及考深惟止足不待毫以老臺諫疏
留卿士相告劾歎二疏國惜四皓黃鵠高舉白駒皎皎好
爵莫糜從吾所好又何其易也故先生處固完士出爲元
德近則良臣遠乃真逸進退綽然士有矜式今也閉門掃
軌漱流枕石考槃澗阿行吟山澤逍遙容與身康志適此
可舉以介先生之壽矣乎客曰美哉出處之正也厲俗範
世此其義矣然不有內行乎吾聞先生人倫師表必有大
過人者願終以告我

陸生曰至德之感惟以盡倫雍嗣天統同我文身忠孝名
宗代有備人先生則純懿在躬淑清命世而以涑水爲之
祖温州爲之父文定爲之師叙州爲之甥合內外以夾持
咸迪仁而規義故動履中庸行極倫理家美淵騫國稱魯
史若其急廉范之奔赴輕徒步于千里存牛弘之友恭禦
闕墻之外侮守巨源之家法及偕老而無勝侍執楊秉之
不惑雖顛沛其何變志巖萬石之內則旣雍睦而謹畏秉
文饒之厚德寔兼容而無忤故居旌德門鄉標仁里海內
模楷天下規矩自昔文人鮮有其儷是不可舉以介先生
之壽矣乎客乃忻然動色舉手以稱曰美哉先生之內行
脩矣不可以有加矣然先生入人之深而感人之速者不
但有其本也請遂言其物者

陸生曰江漢之化漸于南紀秀民端人雲蔚湍起里習長

厚家崇德義逮于安定振鐸文正執矩聲教鼓舞潤澤霑
被而文獻之盛遂爲天下最先生與千載之後振百代之
靡仰止前脩繼承末緒守訓父師取友今古率化以身變
俗以禮涼德之言不出口輕身之習不經耳是以身有不
善惟恐公知王彥方之勸耻也言論風采望之感人黃叔
度之雅致也周賈急貧卹交敦舊范希文之篤故也躬厚
恕人犯而不校婁僕射之和度也獎借英少推轂後進郭
有道之延譽也故言爲世表行作物範觀德者心醉聞風
者神感挹之鄙吝消即之暴慢遠是以巍巍者降其勢赫
奕者忘其顯驕侈者失其盛矯亢者抑其簡自臺閣道揆
監司風憲守土上賢愉然色順充然意得降階再拜進而
舉觴曰美哉德也非先生之壽其曷克成之美哉壽也非
先生之德其曷克享之允哉天人之協也然天之所以錫
先生之壽者豈惟一人寔篤有吳之民豈惟一家寔昭斯
世之禎惟天祐于斯文申慶襲休尚千萬春

七教

許應亨

昔者枚乘七發傅毅七激張衡七辯曹植七啓各騁衡
蔓之詞誇服食之細麗則麗矣詭於中庸余實孱昧直
述客之詔戒作七教不敢以齒於數子聊以自警焉爾
復朴子備官省籍泣職不敬款啓寡聞懵於大道冥行嚚
昏將蹈國憲退朝而有憂色乃謁客而請之曰余北方之
細民也幼失於學茲者徼先人之福列於仕版責以吏事

媿媿汨沒與俗浮沉上之不能明德弼違效知主上下之不能敷宣教化以康黔首進不能攀援附麗取顯榮據要津退不能省身約已以自澡雪飲食則蒙素食之譏冠佩則冒彼其之耻然且頽頽內訟不即引去三年于此矣今上客剛然辱臨儼在賓位不靳謦欬之餘以發矇瞶幸以教我意者不肖補牢顧犬之時乎客曰雖微子言固將有謁也抑余所謂抗航海之志而不得其津學屠龍之技而未效其術者焉顧爲吾子陳之請子自擇復朴子曰甚善客何稱

客曰夫士負累俗之行者不必循禮以自牴蘊千人之傑者不必正名以匡君故古或彈鋏以感孟或飯牛以于齊或揣摩以說華屋或躡蹻而干諸侯或扼人之吭而奪其相或殺人之愛而移其寵或穎脫而自薦或喻駿以請始其言率皆汗漫巧捷紆徐曲折陰陽闔闢傾譎便捷溢美則仇讐媿于婚姻巧譖則兄弟化爲吳越故與其蘊袍無裡孰若貂狐紈縠之豐窮巷圭華孰若高車結駟之隆藜藿不足孰若刺肥方丈之崇削迹困厄孰若分庭抗禮之榮復朴子曰孔子云遠佞人而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又云言僞而辨者殺無赦顧客更論

客曰羲農赫胥之世鴻蒙希夷民蠢而愚于于居居不強而治迨至堯舜胚胎仁義權輿禮樂如日正中烜赫於鏘三后繼聖光被旁達迨至春秋熙皞之道遠王者之迹息

而民始離跂搶攘轉徙迫匿強者鷹視弱者狼籍絲紛網
解膏屯政溺乃有管窫舉于齊桓衰犯弼于晉文越基霸
于種蠡秦強大于商君卒皆攫燕搏齊踣韓覆魯蠶趙魚
魏沼吳獵楚翦雄刈仇鞭撻威武假仁託義以擅強富此
亦古之雄偉博俊碩大之士也子爲之乎復朴子曰仲尼
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且僕朽鈍寡聞方于數子不能
爲役僕不能也

客曰太白之精雷泉之靈長蛇封豕乃形於兵詩曰武王
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其後苴武翦起頗
牧之倫扼腕而談師國而言授鉞推轂之禮行寄旌分閫
之命專論其師則有技擊武卒銳士節制之別語其政則

有制號慶賞刑罰處舍徙舉進退窺敵觀變之法舉其名
則有侵伐征討圍襲攻取間諜伏弭之變習其書則有挾
經七畧蹴踘六韜天乙鬼史之篇荀卿案以仁義卻穀敦
以詩書或臨帷而講論或雅歌而投壺夫軍旅鈇鉞者先
王所以飾怒君子以備不虞者也子亦不欲之乎復朴子
曰恃德者昌恃兵者亡且俎豆之容儒者習之而凶器者
君子之所忌僕不願學

客曰易道陰陽詩言善惡典謨訓誥渾渾噩噩不可及已
至於後世操觚濡翰之士簡冊之所載金石之所鐫精微
溫潤綺靡翩翩紛紜織密險澁便妍上之出天淵下之徹
黃泉燦乎若青黃黼黻之相間鏗乎如宮商絲竹之相宣

是故游夏獨步於聖門屈宋扶竒於衡巖相如揚聲於狗
監枚叔馳譽於兔園莊生傲睨于南華子雲游神於太玄
自後浚流窮源遞相沿襲人握隨侯之珠家藏和氏之璧
莫不流聲天壤垂名後籍夫用志不分乃凝于神于何不
洗心滌慮究茲典墳繼千載之響成一家之言齊于古人
列于簡編復朴子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客之
所陳又三立之下也

客曰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實惟清都紫府神人之居其宮
室則若卿雲標霞累塊積蘇構以金銀絡以璫珠其音樂
則皆六莖九韶九奏萬舞鈞天廣樂承雲晨露其草樹則
皆蟠桃靈椿丹桂仙萇高枝結茵扶踈輪茵其徒僕則皆

御風承雲屏嗜絕慾吸風飲露不食五穀是以黃帝神游
於華胥周穆駿馳於西極漢武東封以聘望秦皇渡海而
鞭石其餘王喬赤松安期羨門蛇行龜息熊經烏申噓吸
廬外綿綿若存恬淡無欲卒以長生其秘書隱訣皆可窺
而能也子能行之以滋靈根揮霍八極以邀大清復朴子
曰大塊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夫竊貨財者猶謂之賊而况
於盜天地之陰陽以肥其身者乎

客曰古有避地之士韞迹匿光高尚肥遯以逃侯王故有
棊連衡門抱壘漢陰採薇耻周選地避秦牽牛上流釣魚
渭濱賣藥自給食芝無營譬玄豹之隱霧絕塵累而遺形
惡往來之屑屑類鴻飛于冥冥言未既復朴子長跪曰客

之高論實獲我心顧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竊不能釋于茲言

客曰夫有隱不違親貞不絕俗一龍一蛇與道爲鵠進不賣名聲以驚愚退不逐流波以混俗積勞竭愚以餽廩粟官不曠鰥心無愧怍惕若憂坦若若休毋翕翕以嬉毋戚戚而愁忘美惡于訾譽委任情於去留銷伎心于飄瓦不骨怒于虛舟滋蘭樹蕙紉此衆芳遵道得路納于大方故當時命之大通而志行也則述鄒魯憲陶唐黜儀衍薄管商澤畔鮮洗耳之士四疆無褻瘡之傷當時命之大謬而身黜也則經綸密勿正身思賢賤雕蟲之小藝闢幻妄下神僊與道污隆游心太玄息駕於仁義之圃徜徉乎道德之淵復朴子乃順風接膝稽首而拜曰余方爲醢鷄余方爲枯枿而客乃曠然昭我以白日煦然和我以陽春哉昔客侈我以恠誕變詐之術詭我以竒邪淫僻之事余心憤意銜竊不直客今客陳至言標準則揆道之中解心之惑願銘肺腑終身弗失

皇明文苑卷之九十六

連珠

演連珠 五十首有序

王禕

連珠之體貴乎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諭以達其意使覽者微悟合古詩諷興之義以其易觀而可悅歷歷如貫珠故謂之連珠也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傳毅三子者受詔始作然其文後世鮮傳焉禕讀文選嘗喜陸機所作演連珠因擬其體為五十首雖諷興之義竊或庶幾而辭不能麗言不能約有媿於作者多矣錄之于左以備覽云

臣聞圓穹垂象列宿昭符北辰天樞至尊而不動中宮天極泰乙之常居是以人君居正所以建皇極王者宅中所以恢帝圖

臣聞騰蛇游霧應龍凌雲蛇則何威霧以濟其威龍則何神雲以顯其神是以人君所托者權之盛人君所乘者位之尊祭爲天子因能亂天下堯爲匹夫不能治三人

臣聞人之於物寂爲含靈聖之於人尤稱拔萃是以陰陽至妙而聖人之能運陰陽天地至大而聖人之力位天地道有隆汙惟聖人易汙而爲隆世有治亂惟聖人反亂而爲治

臣聞聖不自聖學焉是資說命肇遜敏之告周頌載緝熙之辭是以廣厦細旣引文儒而共講左圖右史舍古訓其奚師

臣聞製噐者兢兢業業用訖于有成奉噐者洞洞屬屬乃保其無虞是以天下大噐不易于圖祖宗經營百年而不足子孫蠱壞一日而有餘

臣聞臣有盡言必因君之善聽君將致理必賴臣之忠告蓋下之於上所要則微上之於下所求宜篤是以堯問衢室側陋之謀是咨舜訪總章芻蕘之語俱錄大禹一饋而十起周公一沐而三握

臣聞以寡就衆察有不徧以廣就約知無不真何則一人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一人是以居人上者雖獨必慎御群下者無微不親

臣聞赤子無他欲而必遂其所有欲赤子有不言而必會其所無言是以聖人之宰萬民在乎通其志聖人之制萬物貴乎全其天

臣聞上天至公四序以成秋霜肅殺而木不怨落春風長養而草不謝榮是以聖王御世使民不矜溷之以德義不知其爲惠導之以法律不知其爲刑

臣聞事以順爲便物以適爲安爲猿賜者非負之而升木爲魚德者非挈之而入淵是以夏蠲冬繇民不以爲怨春貸秋賦民常以爲恩

臣聞網以綱爲總服以領爲尊綱舉而目自張領振而衣乃循是以道者政之領聖人修道不修政吏者民之綱聖人治吏不治民

臣聞天道默運寒暑調而人不知天象昭垂景緯明而人易覩是以一人之術教化出於朝廷一代之法憲令著于官府術以潛幹民靡察其由法以顯施民莫踰其度

臣聞調弓者必弛張其弦鼓瑟者必推移其柱是以因時制宜將以通於俗觀變立法不徒泥於古三王殊事名施於後世五帝異道德覆於天下

臣聞竹律九寸可以推七十二候之氣運玉衡八尺可以
驗九千萬里之天行是以人君致治之具甚約天下歸化
之效孔宏何則十世百世之理萬世之理萬人千人之情
一人之情

臣聞琴非絃不鳴群徽具而絃調車非轂不行衆輻輳而
轂備是以聖明之代賢才畢試人君無聰明總天下之智
爲聰明人君無威勢乘天下之能爲威勢

臣聞句粵之斡鏃以精金用爲指筆則何擇於稿樸蜚景
之劍威奪白日用以剖獲則何異於剗刃是以量才受任
則大小得宜度德官人則聖言無隱

臣聞君人之職用相爲先宰相之任惟賢是舉是以傳巖
未說徒憑寢象之符莘野聘伊不假官資之序

臣聞人材顯晦關世盛衰故叔末之棄置乃興王之倚毗
是以十亂造周本出商家之舊三傑輔漢實由秦世之遺
臣聞孔席不煖墨突不黔豈忘已以徇物寧枉尺而直尋
是以德周乎萬物者中庸之道道濟乎天下者聖賢之心
臣聞出處異致用舍殊方裕於已者及物之心弘潔其身
者爲我之道長是以孔孟憂時冀尊玉而輔帝巢由傲世
其薄帝而輕王

臣聞翠以羽自殘龜以智自害丹以含色而肌磨石以抱
玉而質碎自銜歎美者物之愚自貽伊患者物之昧是以
蘊鄴譎光智士所以密其外繕性葆和哲人所以定其內

惟內外之既完故始終之無悔

臣聞神龍遊于九淵以有欲而見擾威鳳生於丹穴以無求而莫致是以高世之士超然遠逝等寶玉如土直齊冠冕於羈累上卿千乘魯連却而弗顧弘璧十朋亢倉睨而不窺

臣聞石韞玉而山潤川沉珠而淵媚是以處士隱晉鄙人皆善良德人居商巖物無妖厲

臣聞以色物毛澤買馬而不論其足力則廐無絕品以小徑廣售玉而不論其質美則篋無連城是以以德求士致士之實効以才取士得士之虛名

臣聞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攻其短則天下無全才錄其長則人才皆大方是以蕭曹斗筭英布黥墨其質本可都將相伯夷蹈義楊朱獲善其能不足位公卿

臣聞直道而事人者不嫌於去就盡忠而愛主者不易於生死是以展禽三黜而無怨史魚尸諫而忘毀

臣聞易重咸恒詩首關雎陰教者天倫之模範內治者王化之權輿是以周家致理太姒之德既盛漢室構亂呂氏之行先汙

臣聞陰以靜為體而必動以贊乎陽坤以順為用而必謙以承乎乾是以佩玉晏鳴詩陳周后之戒輦車辭載史述漢姬之賢

臣聞女德無極婦怨無終冶容者亂之媒尤物者禍之宗

是以徵舒宣淫而陳國亡妲已肆悅而殷祚崩

臣聞婦女之賢或由性稟忠義所激初非勢驅是以周發不卹締而憂王室之弱苕婦自投紉而復丈夫之讐

臣聞冰炭不共器薰猶不同室淑之長者慝之消邪之伸者正之訕是以有誠無僞天性之常理去惡存善聖人之至術

臣聞道貴樸素實悖時好時尚文華已離道真是以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

臣聞君子無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是以福善禍淫者天道之常好善疾惡者民彞之秉

臣聞天地之運有始而無終陰陽之變有消而無絕是以嚴寒殺節墻根之草已生霄暑薰天井底之泉猶冽

臣聞力不乂盛勢無長雄月方滿而遂缺雪乍積而已融是以履崇貴者持之以恒則可保居溢富者守之以虛則能終

臣聞百夫操弓而逐一兔兔無不斃萬人彎弧以向鵠鵠無不傷是以人心至微衆欲並戕防欲如禦寇收心如括囊欲弭而心有養心存而欲自亡

臣聞烟生於火而烟鬱火冰出於水而冰過水烟微則火盛冰泮則水逝是以才命於氣而才者氣之違情出於性而情者性之蔽氣以才成而後克性由情靜而斯遂

臣聞物有可悅情所同好然而糟糠不飽者寧慕乎梁肉

一皇明文苑卷之九十一
六
褫褐不完者豈思乎文繡是以惠在周人之偏急欲不資人之兼樂

臣聞法以伸情法或爲情而詘理以明事理或因事而晦是以舜雖爲君無以處其弟孔雖將聖未嘗語乎怪

臣聞物之明者莫如鏡器之斷者莫如劍然而劍之爲藝專於侈人鏡之爲術窮於照面是以誠無不鑒乃可以爲明智無不決斯足以言斷

臣聞智有所遺力有所虧何則一心不可以二用四體不可以八施是以奕秋隸首之精思心在笙鴻而奕算廢逢蒙王良之巧藝體屈弓馬而射御違

臣聞跛鼈企飛兔頑蛇化神龍其趨殊塗者質之異其歸一揆者性之同是以質雖氣拘性由學充塗人可以爲堯舜鄙夫可以能中庸

臣聞千丈之山基於一簣之土萬仞之井起於三寸之坎是以累細行而大行崇積小德而大德顯

臣聞良賈不爲折閱而不市良農不爲失歲而不畊是以君子於學惕焉靡寧人不已知守之以固世不我用履之以貞

臣聞玄聖旣往大道攸分源遠而流益漫根蹙而枝益繁是以八儒三墨衆學乖離而無統諸子百氏群言殺亂而非真

臣聞物有千變事有萬殊執其中而物理可契據其要而

事情不渝是以刊繁削亂乃探乎學本統宗會元斯諸乎道初

臣聞百聖之旨宗乎道德六籍之學本乎仁義是以達而堯舜以成化而致治窮而孔孟以立教而垂世名實貫於古今體用同於天地

臣聞天地分而生禮陰陽合而興樂大禮本於序以萬彙為節文大樂主於和以萬竅為橐籥是以玉帛交錯者禮之偏於浮鐘鼓鏗鏘者樂之趨於薄

臣聞雲漢昭回日星光輝者天文之宣草木榮華山川峙流者地文之著道雖明矣非文不行事雖實矣非文不具是以經緯兩儀黼黻萬化帝王之文所以昭憲章羽翼群

經藻繪衆言賢哲之文所以傳竹素

臣聞見禮而知政聞樂而知德是以觀世運之隆汙視文章為準則和平渾厚質實瓌贍驗治道之方昌夸浮纖靡詭怪支離察政理之斯數

擬連珠六十八首

劉基

蓋聞空谷來風谷不與風期而風自至深山圍木山不與木約而木自生是故福不可徼德盛則集功不可幸人歸則成

蓋聞志大業者必擇所任抱大器者必擇所投是以梁江湖不取螬殘之木釣鯨鯢不適雨盈之溝

蓋聞急雨之漲可以決山及其息也得坻則止怒馬之奔

可以超轡及其億也歷坎而瘖是以長平之威報在鉅鹿
會稽之勝終于姑蘇

蓋聞身無恒守勢窮則屈心無定主情急則親是以失時
之言每多謙已墮井之呼不暇擇人

蓋聞石不亂玉惟城功爲能亂玉梟不混鳳惟鷓鴣爲能
混鳳故妖聲冶色君子遠之必嚴僞行辯言聖人懲之必
痛

蓋聞鑒能照物翳之以塵則不可照水能澣物淆之以泥
則不可澣故身明明斯可以使人明明政緩緩不可以責
人緩緩

蓋聞神龍未雲沕淵淪而無悶凡魚得水呈罔罟而莫知
是故聖哲識時以遠悔吝愚蒙競利以冒傾危

蓋聞物無全材適用而可材無棄用擇可惟長故一目之
人可使視準五毒之石可使潰瘍是以攘苴治師智勇貪
愚咸宜其任公輸構厦棟梁枅柅各得其良

蓋聞神龍可豢而不能使之去水飛黃可駕而不能使之
捕狸是故舍人之能而強之以其所不能則叛奪人之好
而遺之以其不好則離

蓋聞民情本質文過則僞人道本直慮佚則傾是故聖人
制禮因自然之序哲士用智利不息之貞

蓋聞觀形于聲未必見形求實于名未必得實是故飄風
不可以調宮商巧婦不可以爲家室

蓋聞物有其苦嘗之者識道有夷險履之者知是以宴安日乂詰戎兵而聽者忽忽老成人喪語典刑而聞者嗤嗤蓋聞物無專美用之者貴人有異欲諧之者從故冠纓不可以服鹿而鞮鞢不可以馭龍是以合抱之松無庸於崢人之國若甕之鹵見棄於裸體之邦

蓋聞千斤之象不惴虎而惴鼠三寸之蝎不蠹棘而蠹松是以制必取其所畏防必究其所容故能不震而威于斧鉞不勞而固于垣墉

蓋聞國不自富民足則富君不自疆士多則疆故媚嫉之人庸則士隱而君獨培克之吏進則民夷而國傷

蓋聞春原之草拔盡復生夏厨之蠅驅去還集故時未至不可以疆爭勢方來不可以力戢是以善撲火者不迎其烟善防水者不當其急

蓋聞萬物並育不齊其用而各有用五氣迭運不同其功而皆成功故良珠夜光不假燄於明燭秋華綵彩不爭榮於春風

蓋聞魚無定止淵深則歸鳥無定棲林茂則赴故以道養賢則四方之民聽聲而來以德養民則四方之賢望風而慕

蓋聞剔大蠹者木必鑿去大姦者國必傷是故剖腹澣腸不如無病决踏解腕不若豫防

蓋聞日月勞其軀而寒暑成君相勞其心而天地位是故

宵衣旰食大舜所以致其憂手胼足胝神禹所以忘其貴
蓋聞仁暴殊途非暴無以爲仁之啓怨恩異路非怨無以
爲恩之資是以赤日流金嘉樹之陰穆若玄冰裂石春陽
之德煦如

蓋聞制萬變者在乎專察萬微者在乎定故衆輻寄身于
一轂而衆制納形于一鏡是以人心無貳而鬼神不違王
言如綸而兆民悉聽

蓋聞勢有所格則小柔可以服大力形有所格則大猛不
能破小堅是故食人之虎不能吞一蝸牽羊之綆可以御九
犍

蓋聞太陽未升燭火與流螢並照繁霜未降薜花與小草

同妍是以蛟蜃之市不可以稱有國穉穉之秋不可以言
有年

蓋聞冬華之木春不必實早慧之子年不必壽故良工鑄
金忌其踴冶智士懷材貴乎歲秀

蓋聞植善傾惡天道之定好安惡危人性之常是以順天
之道則人歸而王逆人之性則天怒而亡故伐罪弔民而
周祚延于孫子興徃樹怨而秦禍發于蕭牆

蓋聞拂雲之松生于一豆之實聳壑之魚穿于一絲之溜
是以忽細事者禍必盈輕小敵者士必驟

蓋聞善賈者不壅其貨善治者不壅其民故政壅則奸生于國氣壅則瘍生于身是以山澤不壅而雨暘時若天地

不壅而人物皆春

蓋聞大明普照彫鼠惡其昧日毒霧揚氛蝮蛇喜其得時是以堯舜至仁而三苗不服桀紂極惡而多罪皆歸

蓋聞執駭馬者不與並逐救危舟者不與同誼是故止闔而平其氣則爭可息聽訟而平其心則事不寃

蓋聞剪紙爲墻不可止暴搏沙爲餅不可療饑故煦煦之言終非實惠僕僕之拜徒爾多儀

蓋聞時有未至非力所及情有未孚非言可親是以見疑之璞三獻而取削足不鳴之鳥三年而後驚人

蓋聞人非大聖鮮有全材君欲任賢當如用器惟能避短而庸長乃克奏功而濟事是故驕驕駟以之運磨不若

蹇驢之能干將莫耶以之刈草不若鈎鎌之利

蓋聞俗有厚薄運有廢興故去僞就真者盛之兆捨實徇華者衰之徵是以豔舞妖歌末世所好奇伎淫巧先王所懲

蓋聞理亂絲者必疑其志治亂國者在定其趨是故三軍一心劍閣可以攻拔四馬齊足孟門可以長驅

蓋聞能盈而不能謙者雖成必隳知進而不知止者雖得必失是故附羸以升高而枯蠅蝮以任重而躓

蓋聞有慮之市不畜噬犬八家之井不畜舐牛是故士有悍婦則良友不至國有妬臣則賢士不留

蓋聞蛭蟻之藪神龍不棲蒿菝之區嘉穀不植故秦鹿虎

視而芝歌逸響于商山周澤鴻鳴而紫氣流光于西極
蓋聞物有準則心爲權衡非定靜之有素必紛拏而起爭
是故坐舟視星當察其曷轉執斗較斛當審其孰平
蓋聞奔馬之輪拳石礙之而格迅川之水束草投之則凝
是以一星見變能使九服同災一脉爽和能使百體俱病
蓋聞淵之深者流必緩聲之大者響必悠是故政以漸成
則民不駭俗以漸變則功不偷
蓋聞植嘉穀必以糞壤鑄洪鍾必以土型故物無必賤而
賤不可輕是以海納污然後成其大君納衆然後保其榮
蓋聞大器非一人之私大事非獨力所建是故利不及衆
所以起天下之爭爵不求賢所以萃天下之怨

蓋聞心有所憂當徹於事事有所害當慎於爲故愚人畏
病而常病智士防危而不危

蓋聞驕者諂之招故諂集而賢路塞暴者貪之使故暴用
而怨府開是以榮夷操軸而若神之嚴棄社稷以如莽來
革秉權而如燬之室與珠玉以同灰

蓋聞明鏡照膽不啓隴廉之顏長劍柱頤不稱侶僥之服
是以狂歌之士遺世若草萊茹芝之老比身如鴻鵠

蓋聞嗜有所專則姦從而入意有所屬則惑由之生故徇
功利者不虞諂詐溺鬼神者獨覺形聲

蓋聞暴於物者衆志之所誅妨於衆者輿情之所疾是以
虎狼墮穿仁者見之而不憐枳棘當道行者過之而必詰

蓋聞截牛之角而呼爲豕則雖庸必駭染鷺之毛而指爲鴉則雖愚必疑故欺心之言祇足以招天下之恠掩耳之噪適足以致天下之嗤

蓋聞甘雨祁祁不起斷根之木長風烈烈難行折舵之舟故渭濱星殞孔明力殫于興漢洛都鼎震萇弘志屈于扶周

蓋聞天不掩賢而神人之道不睽君不忌言則上下之情無蔽是故周史陳詩而八百其年秦令禁語而一二其世蓋聞天下有道則貴者勞而賤者佚天下無道則貴者佚而賤者勞是以弼亮惟寅而萬姓協睦姻婭膺仕而四方

蓋聞無與焉者不耻徒步無魚肉者不厭菜羹故性爲欲泊則亂心爲物動則爭是以絕外交則可以守淡泊專內視則可以全淳精

蓋聞虎之躍也必伏乃厲鵠之舉也必拊乃高是故學必潛心然後可以有得藝能時習然後不爲徒勞

蓋聞龍涎螺甲以臭爲香苦鹵酸梅用爽作味是以五氣交感善調則收駿功五材相成善用則獲美利

蓋聞穴蟻不知飄風巢鳥不知湧溜是故閎閎之子患不識稼穡之艱難山林之士患不識禮法之去就

蓋聞方石不可以爲磨直木不可以爲輪故至情有時而當隱正論有時而不陳是以明夷利貞箕子以之虜已危

行言孫尼父以之誨人

蓋聞大亨不以有鼎鬲而棄釜鬻大祭不以有犧牲而遺
鷓醢是故馬服將趙而被秦用許歷之言子房佐漢而勝
楚由董公之啓

蓋聞蠖屈求伸非終於屈龍潛或躍匪固于潛是故勾踐
事吳乃成姑蘇之舉夷吾佐霸曷問檻車之嫌
蓋聞陰陽之用道妙所憑剛柔之變鬼神所蟄故陽有闔
而陰有開剛可潰而柔可立是以玄冥凜冽而水結成冰
赤熛燄炎而金流爲汁

蓋聞以殺止殺聖人之不得已以暴易暴悍夫之無所成
故牧野倒戈而三軍之役不再陰陵失路而百戰之功盡

傾

蓋聞知風莫過於老駝識路莫逾於老馬是以家有老僕
則故物不委諸途國有老臣則舊章不求之野

蓋聞道有窮通非智可勝名有得喪非人可成故無願乎
外不必其身之絕謗無求於外不必其言之果行

蓋聞譎不可恃人覺則窮偽不可長情見而極是以剪彩
為葩不可以受風雨畫布為函不可以當戈戟

蓋聞侏儻之舌可習而變矇眵之目難滌而明故教可行
於質近而道難化乎性成是以御龍之智不能訓猿以禮

神農之聖不能服豕而耕

蓋聞有形之器欲虛惟虛則可以納理無形之理欲實惟

實則可以充噐是故性無不誠然後能主一心心無不明然後能應萬事

蓋聞救天下之紛紛者不拘細故成天下之矍矍者不矜小功是故剗爛肉不為利刃貫軀體不為良子

蓋聞積倉之家獨喜凶歲舞法之吏不樂清朝故民由此困而俗由此澆是以去奢尚儉明君所以弭邪侈澄心省事哲王所以清煩囂

續連珠八首

宋濂

蓋聞忠臣殉國不惜其軀命烈士愛君竟忘其首領是以左轂之鳴車右伏劔越甲之至雍門刎頸

蓋聞鷹鷂巢林鳥雀為之不棲松栢在岡蒿艾為之不植

是以君子居鄉儉士革面正士立朝奸雄斂迹

蓋聞天矩有定人謀莫移或順之而從吉或反之而致危是以鶴頸固長截之則恐鳧脛雖短續之則悲

蓋聞事貴密機行當寡尤大易慎辨早之誠春秋嚴謹始之謀微必訓於顯極鴻每事於纖求是以蟹蠃一出潛魚盡怖霜鍾初動巢鳥咸憂

蓋聞體微而勁者或足以交戕形龐而武者或失於見制小大每出於相刑剛弱乃拘於所畏是以豺舌雖狹而有殺虎之能鼠牙雖尖而有害象之技

蓋聞賞物在精取財有道毫髮異觀天淵殊造是以嶧陽之桐惟伯牙能知其良烏號之弓必由基方領其妙苟徒

安鬻而暗投曷若藏音而收耀

蓋聞青霞白鳳之文奚關治化黃馬碧鷄之辨頗類俳優
哀彌文之喪質致末俗之効尤是以六藝之科法莫嚴於
炎漢三緘其舌銘式播於成周

蓋聞正色在廷固資於謇諤婉容而諫尤貴於優柔盛怒
無逆鱗之批易志有解頤之休是以叔向善辭故不殺搏
鷄之賢晏嬰能諷故卒出斬竹之囚

續連珠二十二首有序

王紳

臣聞古詩三百篇或作於當時公卿大夫或出於閭巷
韋布其體有賦比興之不同而其為用則有因事著辭
或取譬托喻以致勸懲之意其後世變風移體制亦異

至漢班固輩始為連珠其辭主乎駢諧儷美而意實寓
乎規戒庶幾古詩比興之餘意也先臣嘗做其體為連
珠三十首將上于先朝而執節遠夷不果今遺藁尚
存于家臣續而擬之亦得二十二首固知辭氣卑陋有
媿古作然犬馬愛主之情拳拳在焉謹昧死繕錄以進
先臣所述仍用別楮謄上伏惟萬機之餘俯賜一覽雖
芻蕘之言不足以上塵聖聽而臣父子之志庶有以下
盡愚衷臣無任隕越之至

臣聞天至高而視則盡于下君至尊而心則通于天是以
君德或過天必垂象以示戒天象告變君宜省咎以思愆
臣聞日月麗天其蝕也人皆得以共見人君御極其過也

人豈得以不聞是以一人之德冠四海而四海之目矚一人
臣聞源之潔者其流清表之端者其影直是以古昔明
王聲律身度而為天下後世模楷創業垂統而為子孫黎
民法則

臣聞器容衆物因其量虛海納百川由其勢卑何則自矜
自滿者道之病而自謹自下者德之基是以高宗嚴恭寅
畏之學皆由乎遜志成湯齊聖廣淵之德以能自得師

臣聞懷濟世之心者忘於已而志於物抱安民之志者先
於人而後於躬是以大禹惡衣菲食三過家門而不入成
湯桑林禱旱六事咎責以自訟

臣聞水所以載舟而覆舟必由乎水民所以戴君而叛君
者亦由乎民是以善操舟者能順水性而舟之用可恃善
保民者能順民性而君之道以尊

臣聞穀粟布帛乃生民之大本聲色技巧寔斯道之巨蠹
是以致治之主黜浮薄斥異端以為功大有為之君崇聖
學急親賢以為務

臣聞車能任重而不可以浮川舟能載物而不可以行地
是以稷善播種而不任以明刑夔能典樂而不責以治水
臣聞貨財之出有限而國家之用則殊是以漢文罷露臺
衣弋綈而貫朽粟腐孝武窮土木讟兵戈而公匱私虛

臣聞嵩華之高以其不辭衆壤溟瀚之大以其能納百川
是以虞舜以濬哲文明之德猶取諸人以為善大禹以不

矜不伐之行且下車拜乎昌言

臣聞春日融和品彙具有喜色秋威嚴肅萬物皆存戚容是以人君代天行化施一仁恩四海懽忻而鼓舞行一厲政天下怨戚而哀恫

臣聞至微者匹夫其命寔關于天至頑者四夷其心則感于德是以賤臣寃而六月霜飛千羽舞而三旬苗格

臣聞燭火不撲或至原燎濫觴不遏終成川流故匹夫不軌或害於一國一國不治或徇於九州是以聖人爲治貴防微而杜漸明君經世必亮采以惠疇

臣聞參朮性良故能資人元氣烏附性烈惟能攻人邪毒是以聖人以德禮爲參朮而培養化功以刑罰爲烏附而

輔治澆俗

臣聞禾莠並區則莠茂而禾衰蘭蒿同生則蘭微而蒿盛是以賢愚混處者道之災忠佞雜進者國之病

臣聞操繩墨運規矩於尋丈者梓人然非梓人則群工不能以自巧簡賢愚較優劣於廟堂者宰執然非宰執則衆才不能以自陳是以重華無爲但詢咨於四岳周武垂拱惟委任於九臣

臣聞海鳥下郊原薦之太牢享之太樂而志不寧澤雉在樊籠十步一啄百步一飲而神不暢何則失其性者其天移徙其常者其心喪是以堯舜之化無爲自治而舉世熙熙無德可名而如天蕩蕩

臣聞尺璧織瑕不害其爲至寶抱木微蠹豈可謂非良材
取人之法不以小失而棄大德求馬之術不以泛駕而斥
龍媒是以成王告君陳以母疾頑不求備孔子之語仲弓
在赦小過舉賢才

臣聞琢玉爲圭不假塗飾而人知其爲珎刻木爲器必藉
髹漆而世方以爲美是以足恭矯情者小人之優爲而敦
德慎行者君子之能事

臣聞暑方熾而陰生寒旣極而陽復月乍滿而魄虧潮正
長而勢縮是以達人履至盈君子恒存不足

臣聞麋鹿之首不可以加冠螳螂之臂不可以支闔何則
重任不可以妄委妄委必致於躓名器不可以濫用濫用
則近於褻是以負且乘者致寇至覆公餗者鼎足折
臣聞人之稟負旣殊趨向各異或志於行道救時或果於
潔身忘世是以孔孟環轍而不以爲勞沮溺偶耕而不易
其志

連珠八首并序呈少傅蔣公

陳沂

少傅清湘蔣公名其居曰敬所書曰王敬作所公亦曰
臣敬作所蓋與居動息昭公之明德也乃演連珠八首
用發所聞堂奧之地雖不可窺而門墻之外或得以標
識云

蓋聞啓鑰之門肆其入則躓承盤之水怠於捧則傾是以
入虛如有豈生形外之妄執虛如盈不蒙意外之驚故君

子獨已處室而若有所愧一善非足而如將弗勝

蓋聞端甫束形而趨蹌終日者易狎甲冑戒氣而老師積歲者無勇何則中以制外而嚴心以臨事而恐故君子務誠于鷄鳴之未接加畏于龜拆之方動

蓋聞頰破于驚川而安流失楫神悸于九拆而周道摧輻何則智者戒于未形愚者憬于既辱故君子持衡觀化以慎夫盈謙守默順時以欽夫倚伏

蓋聞咎與動隨則舉踵憂墜悖自言出則振舌恐絕是以勿動之語頰回請事莫捫之警武公致切故君子履王道之砥以謹下民之視宣至化之音以嚴上帝之格

蓋聞肅郊禋者不緣圭璧之在奉慎階陞者不以珩璜之在躬何則禮藉于物而物不可以言禮中警于外而外不當以在中故君子不易之戒示顯思於日監弗戡之懼勉克德以協恭

蓋聞奮臂之螳致畏于獵者拱立之鼠稱禮于詩人何則勇可懾心則賤貴罔擇儀能動貌則巨眇惟均故君子不輕瑣才以周應世之用不忽細德而洪造物之鈞

蓋聞萬夫之圍潰于一夫之說十年之守破于朝夕之攻是以直其內則同德而享利勝其怠則進吉而辭凶故君子不以三公易其介不以一日僂其躬

蓋聞畏于溺者有濟米之疑慎于虎者有射石之利何則畏之甚則役意未安慎之密則抵力易至故君子不便辟

畏敬以正禮于家邦惟威儀敬慎以作則于鄉士

聯珠八首

沈愷

蓋聞古道難回雖堯舜不能革其心習俗易移雖孔子孟無所施其教是以飲狂泉者以不狂為狂居狐丘者以不盜為盜

蓋聞逐獸在山見獸而不見山攫金在市見金而不見市是以外有所重則內為之輕利有所迷則害莫之計

蓋聞師曠雖聰不能鼓無聲之石九臯雖明不能易駑駘之骨故自用而文者非藝之良改律而治者非政之得

蓋聞天與之走不能離走而為飛天與之飛不能離飛而為走故榮進素定曲士徒徇其名物各有主貪夫安利其

有

蓋聞讓千乘之國者不能不色見于豆羹奪三軍之勇者不能不却步于虺蜴故善養者不干其遽于其豫觀人者不干其勉于其忽

蓋聞治農者非患夫器之不利患其舍草而去苗治人者非患夫政之不立患其舍枉而繩直是以君子秉道以式經持憲以植則

蓋聞語至仁者偶踐一蟻難語非仁語大義者偶拾遺李難語非義故寸朽無傷合抱之材微青豈為大德之累蓋聞林萎枯株而雨不擇潤惠之至也美女忘飾而鑿不革妍照之良也故惟公而靡小弗造惟明而靡隱弗彰

古今圖書集成

卷九

五經

書



